

周宣王



在眾多的歷史通俗演義中，《東周列國志》堪稱經典之作。經典就是經久不衰的典籍，千百年後的人們展卷一讀，仍然心有所感，意趣無窮。

《東周列國志》開篇是一首〈西江月〉：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後商周；
英雄五霸鬧春秋，頃刻興亡過手！
青史幾行名姓，北郊無數荒丘；
前人田地後人收，說甚龍爭虎鬥。

剛才說了，《東周列國志》寫的是春秋戰國的歷史故事，不過，這首開篇詞卻是從三皇五帝說起，似乎有點離題太遠。而這正是本篇要與讀者們分享的話題：「中國人的故事為甚麼說來話長」。

譬如：這篇〈西江月〉，從三皇五帝，講到夏、商、周，也就是三王時代，我們通常把這段歷史叫「上古」。上古時代，對於現代人來講，是一個神話的時代，留下太多神奇、瑰麗、壯闊的記載。這段歷

經典新讀

讀《東周列國志》 說來話長

文 | 宋紫鳳

歷史通俗演義《東周列國志》的人氣不次於四大名著，明代馮夢龍是這部書的主要作者。全書涵蓋了自西周末年周宣王，至秦始皇統一六國之間的歷史，這一段歷史叫「東周」，也叫「春秋戰國」。



周宣王：公有領域；插畫：WINNIE WANG；長城、毛筆、印泥、山峰：ADOBE STOCK

史有多久遠呢？我們只能知道三代之首的夏朝，大概從西元前2000年開始，而三皇五帝的時代，學者們眾說紛紜，從西元前4000年、5000年、6000年、7000年，最長的，還有說從西元前12000年開始。所以，講東周的故事，要從那麼久遠講起，真是「說來話長」。

其實，不只是《東周列國志》，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很多經典都是如此，比如：清人曹雪芹寫《紅樓夢》，要從女媧氏煉石補天開始寫起；又如：以唐代的玄奘法師西行求法為背景而寫的《西遊記》，更是從盤古開闢地開始寫起。

中國人之所以喜歡這樣寫故事，並非故弄玄虛，而是另有深意。因為中國人的文化是神傳文化，簡單說來，就是文化雖然千門萬類，但溯其源頭，都可以牽出一段神話傳說。這個「神話傳說」是現代的說法，在古人看來，那就是歷史的源頭。因為中國人的歷史太漫長了，中國人的內涵也很豐富，從生活日用到文化藝術，方方面面都有深遠的歷史淵源，所以，中國人講起故事來，也自然「說來話長」，要從頭說起，這是一個原因。

另一個原因就是，這樣寫故事，還與中國人的天命觀有關係。在東、西方古老的傳說中，不只是西方人認為是神創世造人，中國古人也有同樣的認識，都認為是神創世造人。那麼，神既然開創了世界，又造了人，又造了世間萬物，那麼必然也會賦予天地、人、萬物一種安排，而在古人看來，這種安排的結果就是歷史的過程。所以，當人們寫歷史故事的時候，都是基於這樣一種天命觀來寫作。於是乎，我們看到，這東周列國的故事，其實從三皇五帝的時代，就已埋下伏筆，從那樣一段渺遠的時光中，娓娓道來……

文學
品評

淺談毛詩

文 | 江浩

毛澤東的詩詞在毛左的心目中一直是一座高不可及的巍峨神殿，每每會聽到毛左稱毛詩詞是「前無古人、後無來者」。其實，他們只說對了一半，毛澤東的詩詞確是前無古人，自近體詩在唐代，詞在宋代定型以來，從無一詩人如毛澤東一般，肆無忌憚地失律出韻。

當然，後來者，如：毛左及王兆山、余秋雨、周嘯天等紅朝御用文人，不在此列，他們倒是以為七個字、五個字一句便是詩，若干字一句便是詞，甚麼平仄，甚麼虛實，甚麼押韻、立意意境，一律蔑視如也！毫不羞愧地把拼湊而成的垃圾拿出來丟人現眼，所以說，毛詩詞確是前無古人，後來者，卻是大大的有。

例如毛澤東的七律〈長征〉：

紅軍不怕遠征難
萬水千山只等閒
五嶺逶迤騰細浪
烏蒙磅礴走泥丸
金沙水拍雲崖暖
大渡橋橫鐵鎖寒
更喜岷山千里雪
三軍過後盡開顏

1. 重字多得嚇人，軍、千、水、山皆為重字，短短五十六個字，竟然有四個字重用，可算大手筆。前人做詩，同一句中可做排比式用同一字，如：「烟籠寒水月籠沙」；為營造某種意境，可將同一事物反復詠誦，以強調並加深其意，如：崔護〈人面桃花〉一詩；或用疊聲詞，如：杜甫寫的「信宿漁人還泛泛，清秋燕子故飛飛」。但如毛澤東一

般，四個重字表達不同意思，卻是前所未有的，這只能說毛澤東駕馭文字的功力，實在差勁得很。

2. 押韻五字，其中難、丸、寒三字為寒韻；閒、顏二字為刪韻。一首律詩，有一字出韻已是大病，何況有二字之多。毛詩詞中出韻之處俯拾皆是，大家如有興趣，可自行查看。

3. 「長征」路上滿是死亡陷阱、殘酷的戰鬥，殺戮、飢餓一路如影隨形，毛澤東與中共另外幾個頭頭之間的爾虞我詐、勾心鬥角、你死我活的權力之爭，貫穿始終，其凶險處並不亞於戰場，但在〈長征〉一詩中，絲毫未見展現，卻似騷人墨客閒適之作，只需把首句的「紅軍」易為老夫，末句之「三軍」易為諸生，便是徐霞客率弟子遊山玩水之詩。如另易四字為：

取經不怕遠征難
萬水千山只等閒
五嶺逶迤騰細浪
烏蒙磅礴走泥丸
金沙水拍雲崖暖
大渡橋橫鐵鎖寒
更喜岷山千里雪
師徒過後盡開顏

卻又可成為《西遊記》「歷經九九八十一難」之詩，毛詩卻能化百變金剛，切題乎？

中央紅軍自突圍開始「長征」時，尚有近十萬之眾，一年後抵達陝北時，只剩下不到區區萬人，加上沿途裏脅強徵之兵，死亡人數當在十萬以上，十萬條人命在毛澤東眼中不值一提，卻是

「盡開顏」，毛澤東的豺狼本性可見一斑。

平心而論，毛澤東前期的詩詞，如不計較其不合格律處，尚有可觀，如：〈憶秦娥·婁山關〉、〈沁園春·長沙〉，均見功力，我估計他定有找詩詞大家潤色修改，要不然便是豪奪他人之作。一個詩人如早期的作品粗劣，後來的詩作日趨成熟，那屬於正常。然而，如毛澤東一般早期有相當水準，後來所作卻是狗屁不通，誰能給出個合理的解釋？前些年有傳聞說，胡喬木聲言〈沁園春·雪〉是其所作，未必無因，不然便無以解釋他後來所作，如：「土豆燒熟了，再加牛肉」、「不須放屁」和甚麼「十批不是好文章」那般，連張打油都不如的東西也是他所作。到了近文革之時，他已經成了至高無上的「上帝」，還有誰敢去改他的詩？就連他自己，大概也真以為自己是青蓮轉世，連杜甫也沒放在眼裡，那個四大不要臉之首的郭大才子，不也秉承上意，趕緊寫了篇〈李白與杜甫〉，極盡揚李、抑杜，去逢迎他？毛澤東的詩大致依文革前後劃界，便大不相同，依我看，後期所作那幾首狗屁不通的東西，倒真是他弄出來的，他的水平便是那個高度。

再來欣賞毛澤東的另外一首七律，那是未經人潤色的〈將革命進行到底〉：

古今多少蒼茫事
前車歷歷未能忘
鴻門宴上寬縱敵
烏江邊頭何倉惶
秀全空坐失良機
天京終於煙灰場
急世英雄行大劫
莫顧塵界百創傷

此詩用了最寬的陽韻，立意倒是道出了他的肝腸：「急世英雄行大劫，莫顧塵界百創傷。」在他看來，要當亂世英雄，百姓的死活實在不值得一顧！詩中「烏江邊頭何倉惶」與「天京終於煙灰場」，十四個字竟全為平聲！「秀全空坐失良機」句，應該用仄聲字結，卻莫名其妙地用了平聲字，整首詩平仄、對仗一場糊塗，慘不忍睹，這詩應該就是毛澤東的真正水平。余秋雨、王兆山之輩的「詩」可真是繼承了毛澤東的衣鉢。

我試著依毛澤東的原意，把詩改成合符格律之詩：

古今多少蒼茫事
歷歷前車安可忘
縱敵鴻門遺憾恨
悲歌下柱淒愴

秀全枯坐失良策
建鄴終成屠戮場
急世英雄行大劫
塵寰莫顧百創傷

毛澤東前期的詩，應該都是如此這般請人動過手腳，才拿出來見人的。

毛詩如此，毛詞的水平又是如何？試舉最簡單的小令為例：

〈十六字令〉三首

其一：山，快馬加鞭未下

鞍，驚回首，離天三尺三。

其二：山，倒海翻江卷巨

瀾，奔騰急，萬馬戰猶酣。

其三：山，刺破青天鏑未

殘，天欲墮，賴以拄其間。

不論正格、變格，只有其二合格。一、三皆為出律之作，十幾個字的小令尚未能處理妥當，中調、長調可想而知。

有人會以不害詩意為毛澤東作辯，以李白、蘇東坡之大才，當然不屑如賈島般苦苦推敲，以求符合格律，但那也只占其作百之二、三，如毛詩詞卻為十之七、八，而且後期所作皆為俚俗不堪的垃圾文字，如：「怎麼得了，哎呀我要飛躍」、「不須放屁」、「土豆燒熟了，再加牛肉」，何來詩意？

另外，毛詩還有犯重、合掌、好作壯語和不知所云等毛病，這裡就不一一例舉了。

其實，中國大陸那些能作詩的人，對毛詩的水平都心知肚明，他們只是不敢說出口而已。看看中國大陸那些教授詩詞的教材便知，不論那個詞牌，必用宋人之詞做範例，從不用毛澤東的詞，他們知道毛澤東的東西上不了檯面。那些毛左心目中的巔峰、頂峰、前無古人云云，不過是意淫罷了！

